

# 戴雨農先生

趙龍文

祖帳舞鷄鳴，浩浩黃流，更誰奮擊渡江楫？春風吹野草，滔滔天下，唯君能殲亂臣魂！

戴笠雨農先生——傳奇的人物，他豪爽、精明、機警、潑辣，兩眼炯炯，好像要看透每一個人的心！可是他寫字的時候，總是慢條斯理，把信紙用手擄平，壓上鎮尺，一筆一筆地寫，寫得很工整，就是起稿，也是如此，一筆不苟，決不潦草，這種認真的態度，在他的生活中辦事中表現出來，似乎和他的豪爽、潑辣性格相反，可是他一生臨事不苟，每事用全力，和他的寫字態度是一樣的。

民國十七年夏天，他在杭州，穿了一套白竹布褂褲、白皮鞋。看起來很挺。用錢也很慷慨。但是除了這一身衣服外，什麼都上了當舖！問他光刺了這套衣服，如何這般挺？他說：「每天自己洗呀。如果再問他，『沒有換洗的衣服，如何洗呀？』他可以告訴你，在裏西湖臥龍橋邊一個洗衣石板，下午無人洗衣了，脫去身上衣服，跳到水裏去，先洗衣、漿白皮鞋，然後晾衣服，稍乾，疊好衣服，再洗澡，澡洗好了，起來穿衣服，也可以對付了！只有一套衣服而能想法穿得畢挺，可真不含糊！」

十八年到漢口，住東方旅館，只帶一口箱子。他在津浦鐵路、隴海鐵路、平漢鐵路、長江這一塊地，東西南北只顧跑，冷冷熱熱，怕不要常換春夏秋冬四季衣服？他把箱子打開來，果然應有盡有，使人瞪眼睛，奇怪，這是魔術師嗎？說穿了，不過折疊安放得好而已。記得東晉年間符堅統一了北方，南方宰相謝安，推舉他的侄兒謝玄帥大兵拒守淮河，有人說：「國家的事，怎麼可以用私人呢？」只有謝安的政敵郗超却說：「安之明，乃能違衆舉親；玄之才，足以不負所舉。」衆咸以爲不然，超說：「吾嘗與玄共事桓公府，見其使才，雖履屐間，未嘗不得其任，是以知之。」讀書人相信書上的話，一個人處理器材，井井有條，將來處理大事，也自然井井有條了，我於是乎對他欽佩起來了。

在漢口遠東大飯店請客，四桌客，用白蘭地打通關，一鬧起酒來，目標全對着我們兩個人，自然要爛醉了。回到旅館，房間裏坐滿了客人，到子夜一點鐘才散！他說現在輪到我們兩個人談話了。於是慢條斯理地分析各方面的情况，檢討出此種脈絡來。起草電稿，我于是更深一層認識了這位奇才，奇的不是他的酒量驚人，而是喝那麼多的酒，絲毫不影響他的判斷力和細緻的地方。

十九年，唐生智在河南叛變，他到河南去，偵查唐的兵力部署。發現車站上有懸賞通緝他的布告，附得有照片，到旅館也有同樣的布告，他一想，就去訪問信陽軍警督察處長周偉龍，見了面就說：

「我看到懸賞通緝的布告了，我想我這個頭送給別人，不如送給同學。」

周偉龍想不到他突然會來這一手，他想這個布告也不是他辦的，如果在督察處把他扣起來，實在對不起同學，又想他有這個膽子，倒是一條漢子，便說：

「我們是同學，怎會有這種事？你坐一下，我給你想想辦法。」

他說：

「那麼，我今天晚上請客，吃了飯我同你一道上火車去。」

誰都想不到間諜會同軍警督察處長一道上館子，誰更不會想到同軍警督察處長買車票的會是間諜。買的是隴海路的票。不向南而向北，在唐軍占領區內穿行，他膽子真大！軍警查過了票，周偉龍下車了，戴先生也就脫離了唐生智的勢力範圍！

臨事機變，固然是情報人員的本色，各國著名的間諜，均優爲之，不足以爲戴先生重；戴之所以爲歷史上的人物，却在於他的見識不凡，精力過人，更在乎他的虛心請益，不斷求進，和赤忱爲國的心。

先提他爲什麼進黃埔。民國十五年以前，他一向在杭州、上海，與三教九流相處，人人知道他的勇敢豪爽够朋友而已。可是他的內心裏却有個想法：中國從袁世凱以來，軍閥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！從十三年起，却有了轉機。國民黨在廣東站住了腳，革命軍二次東征，回師討平楊、劉，發揮勝利的光芒，國民黨才是中國前途的希望

，蔣總司令才是真正的領袖，他曾對作者說，「要建功立業，非跟隨蔣總司令不可！要追隨蔣總司令，非進黃埔不可！」

他從上海到廣東去考黃埔，考了第四次才進去，久住廣州，路費用光，欠下來店飯錢，還是徐君為彬代付的。從一個江湖好漢，如此鍥而不捨，終於變成黃埔學生，這與一班學生考黃埔來比，是多麼不同！這是他的識力表現的第一步！

進黃埔六期騎兵隊，他倒不注意操課，而專門注意共產黨在黃埔的活動，他影響了徐為彬，胡天秋等一班同學，常常在廁所裏開秘密會議，有組織的來打擊共產黨員的活動，十六年清黨，提供了在校共產黨員名單，使軍校清黨澈底而有效，固然有功於黃埔軍校，却也使共產黨切齒痛恨，必須殺之而後快，終於聽了校長方鼎英的勸告，離開了未畢業的黃埔，到南京去看看，一到南京，身上的錢只夠買油條燒餅過日子，幸而遇到徐為彬，這時為彬已經接受特別命令，毀家從事結納江北豪傑，作敵後部署，一見戴先生，便問近況，聽到他正在落魄，便介紹他見總司令部

自昨日下中到此即被  
監視默察情形離死  
不遠來此殉難固志  
所願也惟未見領袖  
袖死不甘心  
戴領袖蒙難必百  
地不空  
戴雨農遺墨

戴雨農遺墨

機要秘書兼特務組長胡靜安，答應補一名組員。事後靜安告訴為彬說：「戴笠的眼睛好利害！」不到一個月，總司令因寧漢分裂，引咎下野，特務組之十位組員，每人發一枝手鎗，負保衛總司令坐火車到上海高昌廟上船。到了輪船碼頭，大家認為任務達成了，都回南京去。只有戴先生一個人，登上了輪船，去見總司令。

「報告校長，我是黃埔六期學生戴笠，校長這次去日本，當然準備東山再起的。在日本不可以不明白本國軍政實況，請發一本密碼給我，以便隨時提供情報。」

總司令一見他雙目炯炯，又聽他自動提出此項建議，心裏很贊許他的識力和膽量，經過證明身分無誤以後，馬上給他一本密碼。船開了，留給戴先生的是一本密碼和偉大的政治使命。

他於是馬上回到江山故里，廉價出賣了兩塊毛竹山，作為此後的川旅費。此後每日一個電報，分析政情，和敵我雙方的形勢，遍走大江南北，深刻地瞭解各地駐軍的心理和帶兵官的向背，作了系統的分析。這才使總司令下決心返國。這是他的識力表現的第二步！

總司令回國以後，對於這位幹部的能力，有了深刻的認識，逐漸增加了他的責任。由個人活動而成為組織的指揮者，到了十八年胡陶之變，十九年馮閻唐之變，廿一年以後的五次圍剿，使他成為軍事情報的首領，也成為政治上折衝周旋的大將。一直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冬季，臨潼事變發生，他的政治天才，和愛國熱忱，更發揮到了巔峯！

臨潼事變，發生于十二月十二日的拂曉，張楊在西安叛變，發兵包圍了臨潼行轅，挾持了領袖。一方面與匪合作，把許多共產黨頭目接到了西安。十三日戴先生從香港飛回南京，十五日，作者從杭州趕到南京，他以待罪的心情，從事於忙碌的部署，一見作者，便說，領袖蒙難，我

雖百死不足以蔽其辜！我說：「一代之問題，自有一代人才來解決。而所以有時不能解決者，正因為不能冷靜考慮，而把自己的利害看得過重，便把事情看錯了！」

我們進一步分析：目下張學良處境，倒不是領袖安全的問題，而是他自己的安全問題了。各方的責難，共產黨的威脅，部下的不穩，使他無法應付，只有中央派有資格人進西安去，許他死，才可以救他，救他就可以救領袖。宋子文先生自然是進入西安最適當的人選。決定當天晚上到上海去見宋先生，第二天宋先生來了，而晚上的中央政治會議反對把經濟中心人物送到西安去冒險。於是晚上四點鐘在夫人主持下，開家屬會議，決定以家屬資格請宋先生去西安。宋先生進去以後，夫人帶戴先生進入西安。機場上，張的部下就想抓戴先生，夫人很機警地令戴先生同車進城，可是到了張的公館，就被隔離了，被囚到地下室去。張的部屬聯名報告「請速殺戴笠以絕後患」，可是以他的膽量和判斷的正確，終於見到張學良，義正詞嚴一席話，促成了後來張學良親自送 委員長蔣公回到南京的決心。戴先生的赴難，在京友好多認為自投羅網，但是先生視死如歸的精神，即使平時恨他，反對他的人，也同深敬佩，這是他識力表現的第三步。

提到他的精力過人，鞠躬盡瘁的地方，作者在生平還沒有見過第二人。他平時開會談話，常到晚上十一點鐘兩點鐘，真正考慮問題，研究問題，常常在晚上兩點鐘以後，二十四年長城各口之戰，爲了要了解日本人當時真正的企圖，曾造成四十九個晚上只有二小時睡眠的紀錄！他不作這事則已，如果作這件事，便用全副精神，悉力以赴。當抗戰時期，爲了要瞭解日本海軍在南中國海的企圖，曾經用手槍對電信工作首腦同志說，今天如果得不到確實情況，我們二個大家都要死在這裏，這樣守在電臺上四個小時，總算得到了

戴笠隨侍 委員長檢閱中美班學員



可靠的情報。但是他到香港的時候，絕對不會忘記替同志購買生日或結婚的禮物，親自一樣一樣買來，一包一包分配好，以後坐飛機到了什麼地點，一包一包親自送到同志的家裏去。重要同志的個性、生日、家庭情況，沒有不記得清清楚楚。歷史記載張巡守睢陽，對於一萬五千個官兵，個個叫得出姓名，胡文忠公對於湘軍重要幹部，不但記得他本人的生日，甚至他老太爺、老太太、太太、姨太太的生日也記得清清楚楚。在我所見到現代的人物，恐怕只有戴先生作得到，一句話，「精力絕人！」抗戰期間，先生管的事越來越多了，在他領導下的幹部，竟有十四萬之多，

犯法的常常監禁起來，刑期滿了，依舊供職，可沒有一個被遺棄的。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，他在青島，親筆寫一報告給領袖，大意說：  
「生追隨領袖已十四年，幹部達十四萬人，望領袖多加愛護」。這一個報告，送達重慶，主任秘書毛鳳看了，覺得這話，沒頭沒腦，一時不敢轉呈，不想三月十七日，飛機撞在南京城外的戴山，噩耗傳來，才把這封信轉呈上去，領袖不覺得流下淚來，一個精誠為國的人，似乎能預示死期，而在未死之時，所懸念的，只有幹部的前途，難怪追隨過戴先生的人，忘不了他了。  
一般人提到戴先生的姓名，只覺得他利害可怕，這是因為他管的事，到處得罪人的關係，但是他虛心請益，力求進步的地方，很容易為人所忽略的。他的分支機構遍全國，也整年在全國各地跑，據我所知道，他每到一個地方，常常電知該地同志先約好某一學者，某一隱士，到時造府訪問，一談便是六七個小時，好像忘記了幾百個電報，幾十個同志等着他。自然他的行踪比較秘密，被訪問的也沒有誇耀的必要，所以這些事不容易為世所知，可是如我們所知，一個人地位越高，權威越大，越不願找人請教，越沒有時間去請教人，像他這樣一談六七小時的，恐怕也很難找到第二個了！孟子說：「取人為善」，在抗戰時期，他所吸取的智慧，也就很可觀了，我們大概每年可以會到一次，我只覺得每見到一次，即有一次進步，無論修養方面，見解方面，都有一種「只見其進，未見其退」的印象。這種智慧的增進，難怪美國梅洛斯將軍每年為他的忌辰吃素，終身不忘。在臺灣，聽到有人說：「戴先生不死，我們不會到臺灣來了。」這也許是言之過甚，可是在今天，想起他待人的誠懇，處事的認真，設想的周到，認錯的勇氣，對領袖的忠貞，總不免想：「我們多麼需要你！」

## 裕 臺 公 司 中 華 印 刷 廠

交 件 迅 速	地 圖 書 籍	封 面 日 曆	海 報 畫 冊	商 標 證 券	彩 色 精 印	照 相 製 版	最 新 設 備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臺 北 市 信 義 路 四 段 四 十 五 號

電 話：三 七 三 二 四 · 七 三 二 〇 三